

伊朗核计划的动因及其影响^{**}

□李卫华 [西北大学 西安 710069]

[摘要] 自伊朗秘密建造核设施的消息曝光之后,伊朗的核问题成为国际又一热点。本文介绍了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分析了伊朗现行核政策的意图以及“逆潮流而动”坚持现行核政策的依据,并进一步指出它对未来中东政治格局的影响。

[关键词] 核问题; 地缘政治; 中东和平进程

[中图分类号] D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05)04-0080-04

2002年8月,一则披露伊朗秘密建造核设施的消息使伊朗的核问题成了继伊拉克战争之后新的国际热点。

一、伊朗核问题的由来

伊朗的核能开发和利用是上世纪50-60年代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下开始的。早在1957年,伊朗就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源的协议,并于1974年成立了自己的原子能组织(AEOI),同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始迅速与西方协商有关建设核电站事宜。1974年、1976年和1977年,伊朗分别与美、德、法签订了为期10年的核燃料供应合同。1975年,伊朗购买了法国一家铀浓缩加工厂10%的股份,也由此可获得相应的铀浓缩技术,并购买一定比例的浓缩铀。1967年,伊朗第1座核反应堆开始运行,它使用的是含有93%的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当时,伊朗的计划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要建成总共23个用于发电的核反应堆。到1979年,伊朗共买到6座这样的核反应堆,并且正试图从德、法、美3国购买另外12座核反应堆。在已购买的6座核反应堆中,有2座购自德国,建在伊朗南部的布什尔地区。当时,这两处核反应堆的建设已分别完成60%和75%。另外,从法国也购买了两座核反应堆,其中首座核反应堆建在达尔克霍因(Darkhouin)地区,并且开始了建设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伊朗还进行用激光方法来浓缩铀的研究,并一直试图从美国获取激光分离技术。

1979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伊朗同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伊朗一时无法得到相关的核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霍梅尼认为原子能的研发有违“伊斯兰精神”^[1],因而核计划一度被束之高阁。两伊战争的爆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战争给伊朗能源工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来自伊拉克生化武器的威胁使伊朗领导人改变了对核计划的态度。1984年伊

朗重启核计划,在重建由德国提供的两座核反应堆的同时也加强了同俄罗斯的合作。1992年,伊俄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协议》。1995年初,伊俄签署合同,规定由俄罗斯为伊朗建造4座商业用轻水核反应堆。随后,两国又签署协议,由俄罗斯向伊朗出售价值8亿美元的核反应堆。

伊朗重启核计划虽然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美国多次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希望其停止同伊朗合作,但是,鉴于当时的核活动是公开的,没有明显违反相关条约,伊朗的“核问题”尚未浮出水面,或者说,还没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但2002年8月披露的事件却有所不同,它表明:伊朗几乎走到了和平利用核能的边缘,而且似乎一再向国际社会隐瞒着什么,这一回,非但美国,就连同伊朗关系较为密切的法、德、英三国也不再沉默,力劝伊朗同国际社会合作。经多方努力,伊朗于2003年12月18日签署了保障监督协定的附加议定书。

然而,事情并未因此而划上圆满的句号,签署了附加议定书的伊朗并没有正式放弃“铀浓缩”——一个既可军用也可民用项目。自2004年至今,各方一直没有在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目前谈判仍在继续之中。

二、伊朗核意向探析

对于伊朗何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着于核计划,国内外专家学者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

(一) 伊朗要用核武器来对付伊拉克的潜在威胁

伊拉克曾经是伊朗最直接的安全威胁,伊朗和伊拉克长期存在着边界、教派和民族争端。两伊战争的惨痛教训,伊拉克运用导弹对伊朗城市进行的打击,至今令伊朗记忆犹新。此外,早在1987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就想研制放射性炸弹并用来对付伊朗^[2]。鉴于伊拉克的核野心,伊朗有理由作出遏制伊拉克核威胁的“反应”。

* [收稿日期] 2005-02-11

** [作者简介] 李卫华(1974—)男,西北大学中东所博士生。

目前,尽管伊拉克已不再是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也尽管有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改造“降低了伊朗对核技术和核武器的需求,伊朗是美国遏制伊拉克和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免费搭车者’。然而,在伊朗领导人的内心深处,伊拉克始终是最大的威胁,只不过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担忧转变成了对美国傀儡政权的担忧”^[3]。

(二)防范来自美国的威胁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美关系恶化,双方多有齟齬。美国不断指责伊朗是“邪恶轴心”,“是世界上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其对阿以和平进程的反对,对地区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及其寻求制造核武器的努力使其不仅成为邻国的威胁,而且成为整个地区和世界的威胁”,甚至公开威胁要动用武力迫使伊朗改弦易辙^[4]。而伊朗对美国也是贬抑有加,自霍梅尼时代起就把美国称作“大撒旦”,并多次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而且,伊朗始终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严重地威胁着它的国家安全,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一步步向中东渗透和蚕食,如今美国大兵已打到了自家“门口”。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气势,伊朗势必要作出一些“反应”。在一方处于绝对优势,常规手段无法取得安全保障时,积极获得核武器,采用非对称的核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就成为了必要的选择^[4]。国外也有人认为:伊朗要研制核武器对付的国家之一就是美国^[5]。此外,美国的“先发制人”理论,无疑促使伊朗政府加紧寻求核威慑力量^[5]。

(三)伊朗需要核武器对付以色列(中东唯一的核国家)的入侵,防止可能遭受的核或常规袭击

伊朗发展核技术也是为了对抗中东穆斯林世界的夙敌——以色列。伊朗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反对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人的异教徒,犹太复国主义者与恐怖主义者一样犯下极大罪行”^[6]。伊朗坚决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一直宣称要消灭以色列政权。而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和核威慑力量,以色列总理沙龙进攻性的安全政策以及以色列与美国保持着的特殊关系无疑都促使伊朗将发展核武器作为自己的一项长期战略^[5]。

(四)防范南亚邻国局势动荡引发的威胁

南亚的核军备竞赛为其安全环境增加了新的变数。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给德黑兰和伊斯兰堡的传统友谊蒙上了阴影,尽管在后塔利班的阿富汗,德黑兰和伊斯兰堡找到了利益的契合点,但伊朗对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所作所为仍然满腹狐疑。而在巴基斯坦看来,伊朗与印度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与之建立了远比东边的穆斯林邻国更为重要的战略关系,许多巴基斯坦人士对伊朗奉行这样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2]。因而,面对动荡的周边环境和意识形态缺乏真正信任的核邻国,伊朗需要拥核自保。

上述这些因素是否真如其言,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首先,看第一个因素:伊朗要用核武器来对付伊拉克的潜在威胁。这里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如前所述,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摧毁之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也随之消失了。事实上,对伊朗的这种威胁早在海湾战争之后就己经不存在了。从现有的资料看:自海

湾战争之后,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已经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被销毁了。

第二,经历了三次战争的伊拉克,早已“今非昔比”了。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之后,伊拉克早已元气大伤,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更使伊拉克满目疮痍、民穷财尽,目前的伊拉克,短期内难以东山再起,更难以对包括伊朗在内的邻国构成威胁。

第三,时刻担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中的美国,断不会让局势尚需进一步稳定的伊拉克发展核武器。2000年7月美国确定了国家利益的五个核心部分,其中一个就是“预防、遏制并减少核、生、化武器攻击美国及其海外驻军”。9·11之后美国更是把反恐作为第一大要务,它最担心的是恐怖主义和无赖国家掌握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美国对该问题特别关注,尤其关注中东地区的武器扩散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伊拉克的局势让美国完全放心之前,美国是不会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因而,在目前情况下,以核武器来防范伊拉克实属小题大做,没有必要。

其次,看第二个因素:防范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的大兵压境对伊朗来说的确是现实威胁,伊朗也的确需要寻找一个应对美军挑战的有效途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核武器能够奏效。以美国常规武器和军力的无以伦比,电子信息技术之举世无双,任何企图用过时的技术手段阻挡美军攻势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原子弹在美军即将兵临德黑兰城下之时能发挥什么威慑作用,着实让人怀疑。伊朗外长就撰文指出:“以伊朗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军力,用核武器作为反对全球或者地区范围内对手的做法是不合适的”^[7]。所以,以核武器作为应付美国威胁的威慑力量不见得是最优选择^[2]。

再次,用核武器反对以色列。在伊朗同以色列对立这一问题上,虽然有证据表明,以色列正不断地为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发展设置障碍^[8],并企图攻击建设中的布什尔核电厂,但是,事实上: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并没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冲突,双方还不至于因相互敌对而走向战争。双方最大的利害冲突只是表现在对中东和平进程的不同态度:以色列愿意同阿拉伯国家实现有条件的和平,而伊朗却坚决反对讲和。其次,尽管伊朗态度坚决,但由于伊朗不是前线国家,海湾战争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朗对中东和平进程阻挠作用极为有限,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以色列会因此而向伊朗兴师问罪,所以伊以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性不大。正如,Shahram chubin所说“伊朗和以色列并没有招致双方产生敌意的差异和机会,更不必说核对抗……既然以色列没有表现出对伊朗构成威胁,伊朗也不会去直接威胁它,当然也不能证明伊朗因此而想得到核武器。”

最后,防范南亚邻国局势动荡引发的威胁。尽管伊朗与巴基斯坦双方的关系算不上和谐,也尽管存在着教派纷争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毕竟两国都是穆斯林国家,在“穆斯林皆兄弟”的口号下,两国在许多国际领域内进行着密切的合作,甚至伊朗的部分核技术和设施就是巴基斯坦提供的。因而,伊朗不至于仅仅因为“口角”就想用核武器同情同手足的“穆斯林兄弟”巴基斯坦一分高下^[2]。此外,南亚纷争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边界冲突轻易波及到伊朗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出

于这种目的研发核武器也不具备现实的必要性。

此外,伊朗官方指出:的确,伊朗的许多邻国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也必须跟着做。事实上,伊朗决策层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拥有或购买核武器只能破坏伊朗的安全。伊朗可行的安全只能通过地区、全球所有国家的保证来获得。伊朗在周边的邻国中是最强的国家,伊朗需要同邻国加强互信并消除由于国力方面的差异形成的猜疑和关注,因而,伊朗没有必要以核武器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寻求核武器的选择同伊朗通过建立信任的措施来确保其地区利益的战略意图正好背道而驰;发展核武器是昂贵的,它将耗尽国家的经济资源;从更大的方面来说,以伊朗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军力,用核武器作为反对全球或者地区范围内对手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伊朗深信:发展核武器的花费得不偿失^[7]。

如果说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上述几项“理由”都不存在,那么掌握着丰富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伊朗坚持自己核计划的用意究竟何在呢?或许以下一些因素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按照伊朗官方的说法: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是有限的,以现有的能源消费率和人口增长水平,伊朗的油气资源将在未来20-50年内枯竭^[7]。为了伊朗未来的能源安全,伊朗有必要和平利用核能,而这种必要性美国早在1978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就承认了^[7]。伊朗能源发展的多元化不仅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而且也能满足未来十年全球的能源需求。

伊朗之所以不放弃引发争议的“铀浓缩”活动,是因为“伊朗不能屈服于任何迫使伊朗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的强权。”^[1]

第二,伊朗还有以下两点考虑:一是给自己多留一些进一步选择的余地。一般说来,主动权的多少同可供选择方案的多少是成正比的。选项越多当然越主动。由于历史上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以伊朗为首的海湾国家与以色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成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由于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因此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也迫切需要采取措施防止以色列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严重破坏地区力量平衡。对伊朗来说,尽管拥有核武器不一定是现实选择,但采取目前的“模糊政策”却能使自己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可进可退游刃有余。进意味着可以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制造原子弹,退意味着放弃把核技术用于军事的打算,一心一意和平利用核能。在局势动荡的今天,能有这种选择余地,那是任何国家都求之不得的。二是可以用目前的“模糊政策”,作为同西方、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

伊朗曾经表示它执行《附加议定书》有前提条件:即希望获得更多反应堆,或至少得到美国的承诺,停止其阻挠伊朗从俄罗斯或其他国家获取核反应堆的企图。一些伊朗官员曾暗示,获取更多反应堆还不够,伊朗希望接触到全部和平核技术,包括敏感的核燃料循环设施,如铀浓缩厂和铀分离设施。另外,伊朗可以把核问题同经贸挂钩,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事实上它也是这么做的。

第三,伊朗的现行政策也是国内派系斗争的结果。改革派对核爆炸(目前正在研制)的战略意义心存疑虑,在他们看

来,将导致海湾国家更加密切同美国的关系,从而使伊朗更加孤立;而强硬派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鉴于目前伊美力量的不对称性,伊朗只能获得核武器这个砝码。比起担心国际制裁和孤立,那些持强硬路线的人更觉得同国际社会和美国对抗能显示出其捍卫伊朗主权的作用,并转移国内关于伊斯兰法方面不足的指责^[5]。而伊朗的政策正是各方妥协的结果^[1]。

三、对中东地缘政治及和平进程的影响

(一)伊朗的地缘状况

伊朗拥有6827.8万人口(截止到2003年7月)和164.5万平方公里国土,北临里海并接中亚,东与阿富汗有长达936公里的边界,控制着海湾东岸和霍尔木兹海峡是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大国,对周边尤其是中亚地区长期具有重要影响^[8]。近年来,其重要性又随着里海—中亚在国际地缘政治、能源、安全方面的增加而增加。以其现有的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以及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伊朗作为“重要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是当之无愧的。伊朗政局的任何变化,很可能影响到整个地区,甚至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遭受严重破坏^[9]。

(二)核问题对地缘政治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前伊拉克、GOC国家、伊朗三足鼎立于海湾的格局已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倒台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区域外国家美国主导下的海湾“新”格局^[10];海湾之外的中东国家也都“附和”于美国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唯其马首是瞻。同时,由于伊拉克的蛰伏,伊朗的大国地位愈益彰显,也正因为此,伊朗的一举一动直接影响着海湾乃至中东的未来走势。

如前所述,对于伊朗来说,一旦发生战事,核武器未必能发挥什么实际效力,但拥有它毕竟可以增加说话的份量^[11]。对美国来说,伊朗有无核武器可能“无关紧要”,但对伊朗的邻国甚至以色列来说,这绝对“事关重大”,不可小视。在过去20年中,海湾已成为第三世界军备竞赛最激烈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武器购买量已达到了825亿美元,相当于世界军火贸易额的两倍,而各国扩军所要防范的假想敌人就是伊朗^[2]。可以预见,伊朗是否拥有核武器,将直接关系到海湾乃至整个中东的力量对比及军备竞赛的烈度。

(三)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作为成功进行过伊斯兰革命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国,伊朗一直与埃及、约旦、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运动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哈马斯”和“杰哈德”等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伊朗一直在政治和道义甚至物质上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尽管伊朗同以色列接壤,也不是反以斗争的前线国家,但它却常常通过“真主党”、“哈马斯”、“杰哈德”等组织“表达着”它的政治态度,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东的和平进程。

以真主党为例,伊朗对真主党有独特的影响,伊朗曾向黎

巴嫩派驻了3000名革命卫队成员,并为真主党训练士兵,提供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用以装备和支持一支总数约5000人的民兵武装。据说从1982年到1988年六年间,伊朗对真主党的援助高达5亿美元,平均每年8000多万美元,这些经费主要用来购买军火武器^[12],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称伊朗为伊斯兰运动的根据地,他本人同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有30余年的友谊。同伊朗一样,真主党反对西方,反对以色列,反对中东和谈^[13]。它对以色列的反对并没有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诸了具体行动。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不断袭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甚至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后,真主党武装仍然继续袭击以色列控制的“安全区”内以色列扶植的南黎巴嫩军和以境内目标。

同样,“哈马斯”、“杰哈德”的反以活动,也是在伊朗或明或暗的支持下进行的。

所以,伊朗国力的变化必定会对中东和平进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伊朗迫于压力,在核问题上听从美国的安排直至完全放弃核计划,这将意味着:能同以色列进行实力角逐的可能性又减少了一分,反“以”阵营的力量也将进一步削弱。以色列的相对实力将更加强大,以强阿(阿拉伯国家)弱的态势将更为明显,这将为巴以双方的讨价还价以及中东和平进程设置新的标高。如果美以一方采取务实的方针,阻力会因此减小,中东和平的实现或许为时不会很远;但同时另一种可能也不能排除,即:由于力量失衡,弱小的一方会迫于形势,暂时接受一种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安排,从而为日后双方冲突的再次爆发埋下祸根。

参考文献

- [1] Ehsani K, Toensing C. Neo-conservatives, Hardline Clerics and the Bomb[J].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04. (2):12,13
- [2] Entessar N. Iran's Security Challenges[J]. The Muslim World, Volume 94, October 2004. (3):543,544,537
- [3] 陈光华,王飞.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对伊政策[J]. 现代国际关系, 2004, (1), :22.
- [4] 王泽平. 霸权威慑与战略反制双重标准下的伊朗核危机[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4, (2):68.
- [5] Takeyh R, Gvosdev N K. Pragmatism in the Midst of Iranian Turmoil [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4. 42.
- [6] 冀开运, 蒲焯萍. 二十世纪伊朗史[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172.
- [7] Kharrazi K. The View From Tehran[J]. Middle East Policy, 2005, 29, (1):30
- [8] Sokolsky R 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
- [9] 高祖贵, 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分析[J]. 西亚非洲, 2004, (3): 46.
- [10] 王京烈, 论海湾三角关系与地区安全[J]. 西亚非洲, 1999, (6):8.
- [11] 罗爱玲, 从伊朗核问题看美国对伊政策走向[J]. 世界经济研究, 2003, (9):69.
- [12] 约翰·埃斯波西托. 伊朗革命——它的全球影响[M],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出版社, 1990. 126
- [13] 吴云贵, 黎巴嫩真主党述评[J]. 西亚非洲, 1997, (6).

Purpose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Its Influence

LI Wei-hua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With Iran's nuclear program becoming the focus of attention, many ques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For example, how did we underst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s and on the Middle East peac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ree aspects: first, what the origin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was; second, what about the intention of Iran's nuclear program; third, how about its influence on the Middle East geopolitics an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Key Words nuclear problem; geopolitics;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伊朗核计划的动因及其影响

作者: [李卫华](#), [LI Wei-hua](#)
作者单位: [西北大学, 西安, 710069](#)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 卷(期): 2005, 7(4)

参考文献(13条)

1. [Ehsani K;Toensing C](#) [Neo-conservatives, Hardline Clerics and the Bomb](#) 2004(02)
2. [Entessar N](#) [Iran's Security Challenges](#) 2004(03)
3. [陈兆华;王飞](#)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对伊政策](#)[期刊论文]-[现代国际关系](#) 2004(1)
4. [王泽平](#) [霸权威慑与战略反制双重标准下的伊朗核危机](#)[期刊论文]-[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4(02)
5. [Takeyh R;Gvosdev N K](#) [Pragmatism in the Midst of Iranian Turmoil](#) 2004
6. [冀开运;蔺焕萍](#) [二十世纪伊朗史](#) 2002
7. [Kharrazi K](#) [The View From Tehran](#) 2005(01)
8. [Sokolsky R 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2003
9. [高祖贵](#) [布什政府对伊朗政策分析](#)[期刊论文]-[西亚非洲](#) 2004(03)
10. [王京烈](#) [论海湾三角关系与地区安全](#) 1999(06)
11. [罗爱玲](#) [从伊朗核问题看美国对伊政策走向](#)[期刊论文]-[世界经济研究](#) 2003(09)
12. [约翰·埃斯波西托](#) [伊朗革命——它的全球影响](#) 1990
13. [吴云贵](#) [黎巴嫩真主党述评](#) 1997(06)

本文读者也读过(2条)

1. [李宝林](#) [试析伊朗核问题的多边协商](#)[期刊论文]-[福建论坛 \(社科教育版\)](#) 2011(2)
2. [廖百智](#). [Liao Baizhi](#) [伊朗核能力研发现状](#)[期刊论文]-[国际资料信息](#)2006(5)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sb-shkx200504023.aspx